



鲁迅散文选讲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

《语文自学讲义》增刊(4)

1976.6

I 210.97/34

鲁迅散文选讲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
《语文自学讲义》增刊(4)

毛主席语录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新民主主义论》

目 录

野草

题辞	(1)
秋夜	(7)
影的告别	(16)
希望	(24)
雪	(34)
风筝	(40)
好的故事	(50)
过客	(56)
死火	(67)
失掉的好地狱	(76)
墓碣文	(85)
立论	(92)
这样的战士	(95)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103)
淡淡的血痕中	(110)

朝花夕拾

二十四孝图	(119)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138)
藤野先生	(151)
范爱农	(165)

题 辞^①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②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天地有如此静穆，^③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

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

去罢，野草，连着我的题辞！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鲁迅记于广州之白云楼上。

注释

①本篇写于1927年4月26日，最初发表在1927年7月2日出版的《语丝》周刊第一百三十八期。最初几次印刷都曾收入《野草》一书，后来被国民党政府书报检查机关抽去，至1941年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鲁迅三十年集》时才重新收入。②删刈(yì 易)：削除、铲除。③静穆：寂静，沉默。

分析

《题辞》共有11段。

开头一段，深刻地表达了作者无限深沉的感慨和愤激的心情。鲁迅作《野草》二十三篇的时候，正生活在反动军阀统治的巢穴北京。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震惊全国，鲁迅本人又被反动军阀政府列入通缉的黑名单。这时鲁迅的心情十分悲愤。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鲁迅写道：“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有什么言语？”1927年鲁迅作《题辞》，正是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四·一二”、“四·一五”大规模的反革命大屠杀的时候。当时鲁迅正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目睹许多优秀的共产党人、革命青年和革命群众惨遭杀戮。他对国民党反动派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感到异常愤怒，有很多话要说，但由于当时在白色恐怖之中，处境很危险，没有言论的自由。因此，他“想要写，

但是不能写，无从写”（《三闲集·怎么写》），终于觉得“无话可说”。这就是为什么“沉默着的时候”，想到有许多话要说而“觉得充实”，将开口说话时就无话可说而“感到空虚”的原因。所以，这开头一段正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恐怖和鲁迅强烈愤怒的心情。

第2段，鲁迅对自己已经过去的生命给予了恰当的评价。他对自己旧有生命的死亡和朽腐感到非常高兴，从自己旧有生命的死亡与朽腐中，看到自己过去的生命曾经存活，并不是虚度过来的。鲁迅过去的生命是在战斗中度过的，在与旧中国和黑暗势力进行顽强的、韧的战斗中发挥过应有的战斗作用的，他不是那种在黑暗势力压迫屠杀面前被吓倒，依靠时光的流驶来洗涤旧迹而苟活的人。鲁迅总是向着光明，向着未来，不断追求革命的真理，探索革命的道路，英勇无畏地战斗，为“五四”以来的中国革命立下了伟大的功绩。因此，他对以往的时光未感到虚度。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随着鲁迅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逐步转变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鲁迅的旧我死亡了。对于这死亡，他毫不顾惜，反而感到高兴，并且热烈的欢呼新的生命的到来，决心以新生命的热力投入到伟大的斗争中去，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他对旧我也作了深刻的批判，他说：“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而已集·答有恒先生》）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鲁迅在前进道路上，不断追求真理，严于解剖自己，勇于同自己头脑中的旧思想、旧观念彻底决裂，不断攀登共产主义思想高峰的革命精神。

第3至6段，作者对《野草》及它的战斗经历进行了估价，表达了自己对这个战斗作品的珍爱和对产生《野草》的

社会的憎恶。“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里“乔木”比喻伟大著作，“野草”指渺小的作品。鲁迅把他战斗的散文诗比喻为“野草”，这是非常谦逊的态度。其实，《野草》每一篇，都从现实斗争中吸取素材，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吸取营养，以顽强的生命力抗击着不利生存的恶劣条件，对旧中国、旧社会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无情鞭挞，击中了敌人的要害，使其感到非常恐惧。由于《野草》有这样的战斗威力，因此，在《野草》写作和出版过程中，才遭到反动派的践踏，就连这篇《题辞》也为后来国民党反动政府所删去，鲁迅曾多次提出，终于不补。然而越是遭到践踏，就越证明《野草》对黑暗的旧中国、旧势力具有强大的揭露和抨击的力量。正因为这样，鲁迅才为《野草》在与旧中国黑暗势力的顽强抗争中发挥过应有的战斗作用感到高兴，感到“坦然、欣然”，并且“大笑”和“歌唱”。这是对《野草》的珍爱，也是对产生《野草》的“地面”——黑暗中国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憎恨。

第7、8段，鲁迅以深厚的革命激情，歌颂了象征革命运动和革命力量的“地火”，歌颂了人民的觉悟和反抗。鲁迅写《题辞》时，正是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对革命力量实行血腥大屠杀的时刻，鲁迅却坚信革命的力量绝不会被斩尽杀绝，革命的怒火绝不会被鲜血浇灭。鲁迅从白色恐怖中看清了蒋介石反动派的刽子手真面目，也预见到反动派越是实行血腥的屠杀，就越能唤起人民的觉醒和反抗，新的革命风暴必将在酝酿中迅猛地到来，所以鲁迅说：“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他急切地期待革命斗争的“地火”以它强大的力量喷出地面，烧尽旧社会的一切。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广州，能如此清醒地看到了革命的前途，如此热情地讴歌新的

革命风暴的到来，这既反映了鲁迅思想的高度，也表现了他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和硬骨头精神。

第9段，“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这里说的比较含蓄。“天地有如此静穆”，是指当时的社会象地狱一样肃静，恐怖，被黑暗笼罩。鲁迅曾经在其它文章、作品中，把当时的黑暗中国称为“无声的中国”，“沉默的民族”。因为在民族灾难深重，反动势力猖獗的时候，被压迫的人民没有言论自由，差不多只能道路以目，鲁迅自己的满腔悲愤也不能诉说。所以，天地是“如此静穆”，鲁迅“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可是为什么又说“天地即不如此静穆”的时候，也不能大笑和歌唱呢？这个答案，可以从下面鲁迅说过的一段话中找到。鲁迅说过：

“到了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没有了，没有声音了，因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荡，大家由呼喊而转入行动，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根据这段话，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天地即不如此静穆”的时候，就是“大革命”到来的时候，“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荡”，参加到紧张战斗的革命行列中去，那些文学的“大笑和歌唱”的声音没有了，鲁迅和大家一样，有更紧迫，更重要的工作要做，也许也就没有闲空来写作品，“大笑而歌唱”了。这就是问题的答案。与此联系起来，下面几句话的意思就是：为了投身于未来汹涌澎湃的大革命运动，鲁迅要在光明与黑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的交替中，把自己心爱的《野草》献给朋友与敌人，献给爱者与不爱者，献给人民与吃人的野兽，作为自己向旧社会、黑暗势力作斗争的见证，表明自己对革命和现实的态度。这里充分体现了鲁迅爱憎鲜明的立场和崇高的革命感情。说明鲁迅的作品对人民来说是战斗的武

器，对敌人来说是投枪和匕首。

第10、11段，为了自己获得新生，为了朋友和人民，为了自己所爱的人获得解放，为了被压迫的人民的解放，为了消灭仇敌，消灭那些吃人的野兽，鲁迅急切的渴望《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这实质上也就是盼望万恶的旧社会早日灭亡，革命早日胜利。

《野草》是旧的社会现实的产物，是与旧中国的黑暗势力斗争的产物。鲁迅在《热风》的《题记》中说过：“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存。”鲁迅的《野草》，正是抗击旧社会病菌的白血轮，是刺向旧社会的锋利的匕首和投枪，如果它还在发挥着白血轮的作用，还在与黑暗势力鏖战，就说明反动势力还在猖獗，祖国和人民还在受苦受难，旧社会还没有灭亡。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自己生命“未曾生存”，会“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所以，鲁迅最后以激昂的笔调写道：“去吧，野草，连着我的题辞”！甘愿自己的野草与旧社会一道灭亡。

总结起来，热情期待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强烈要求推翻旧的社会制度，迫切的渴望自我改造，这就是《题辞》的基本内容。由于这个基本思想内容的存在，《题辞》成了《野草》里战斗性、革命性很强的一篇作品。是理解《野草》全书的关键。

秋 夜^①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映^②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他们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胡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

枣树，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先前，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连叶子也落尽了。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他简直落尽叶子，单剩干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几枝还低亚着，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

闪地鬼眨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

鬼眨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眯着许多蛊惑^③的眼睛。

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

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后窗的玻璃上丁丁地响，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不多久，几个进来了，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他们一进来，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迭痕，一角还画出一枝猩红色的栀子。^④

猩红的栀子开花时，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青葱地弯成弧形了……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可怜。

我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⑤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

注释

①本篇写于1924年9月15日，最初发表于1924年12月1

日《语丝》周刊第三期，副题《野草之一，秋夜》，署名鲁迅。②眅(shǎn 闪)：即眨眼。③蛊(gǔ 骨)惑：迷惑。④梔(zhī 支)子：梔子树是一种常绿灌木，夏季开白花，果实叫梔子。⑤奠：祭献的意思。

分析

1924年，鲁迅生活在北洋军阀盘踞的中心——北京。当时社会极度黑暗，新文化阵营也发生了分化。由于鲁迅当时还不能够运用马列主义观点对革命的力量与前途做出正确的分析，他感到孤独、彷徨，但尽管鲁迅的思想处于矛盾和苦闷之中，他仍然同敌人进行着英勇顽强的斗争。在《秋夜》一文中，作者的这种革命精神，突出地得到了体现。

这篇散文诗可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前6段。这部分作者是借秋夜天空的景象，象征反动统治的黑暗与冷酷，热情赞颂了枣树不畏强敌、勇敢战斗的精神。《秋夜》开始第一句就写道：“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作者这样重复地描写，一方面是为了把本文歌颂的主要对象——枣树，突出地摆在读者面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也表达了一种孤独的感情。下面作者并未立即展开对枣树的描写，而先交代了枣树周围的环境。

第2段写枣树上的“夜空”。这既是秋夜天空自然景象的真实写照，但其中也融汇了作者的主观想象与感受。在这寓情于景的描绘中，作者把那“奇怪而高”的“夜空”巧妙地比做高踞于民众之上的反动统治者，并通过景物的拟人化，勾画了“夜空”的丑恶神情：它“闪闪地眅着几十个星

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这一形象的描述，写尽了反动统治者的冷酷和阴险，虚伪和狡诈。接着，作者更进一步借秋夜繁霜对野花草的摧残，暗示了反动势力对进步青年的残酷迫害。

第3段，紧承上文，写枣树旁边的野花草。在无数受繁霜蹂躏的野花草中，（作者特意刻划了小粉红花形象。小粉红花虽然“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这是小粉红花受到霜冻后的自然情状，但据我们理解，作者却有更深刻的含意：小粉红花的遭际，正象征当时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的悲惨境遇，他们和小粉红花一样，在反动势力的摧残和折磨下，也几乎濒于绝境。）作者描写了小粉红花日渐凋零的外形后，又进一步将小粉红花人格化，想象丰富地写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小粉红花梦想着温暖光明的春天降临人间，但由于现实生活中黑暗的浓厚、繁霜的严酷，她不免流露出悲观失望的情绪，又“梦见秋的到来”。她还梦见“瘦的诗人”向她洒下同情之泪，“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并为她描绘了一幅“蝴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的美丽的图景，她又得到一点欣慰，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的，仍然瑟缩着”，但也为之一笑。（小粉红花的梦，反映了当时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他们面对黑暗的现实，既有挣脱苦难的愿望，又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既向往美好的未来，但对前途又甚感渺茫。他们在反动统治者的沉重压迫下痛苦地挣扎，只能在虚无缥缈的幻想中寻求一点安慰。）这里虽然写了小粉红花的脆弱，但作者的主要意思是为了衬托后文枣树的刚强不屈。同时，也是为了通过她的不幸，来揭露反动派的残忍，对她的处境还是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上述两段，作者着意渲染了秋夜阴冷、肃杀的气氛。在这样一个霜天寒月、草木零落的背景下，作者在第4、5自然段才正面地去描写枣树。作者如此精心布局，正是为了能更坚实有力地突出枣树的反抗精神和它的战斗风格。

第4段，主要写枣树的倔强和勇敢。枣树和野花草一样，在秋夜繁霜的摧残下“简直落尽了叶子”，果实“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而且，“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枣树却不同于在寒冷的夜气中瑟缩着的小粉红花。枣树面对着穷凶极恶、阴险狡诈的夜空，不但没有畏缩退却，他反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那“最直最长的几枝”“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在枣树的英勇反抗和主动进击下，那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天空“闪闪的鬼眨眼”，显露出一付鬼祟不安的丑态。月亮为天空装璜门面、掩饰黑暗，因此也没有逃脱枣树的勇猛攻击，而被枣树的锋芒刺得窘迫不堪。枣树的形象，正是作者充分肯定、热情赞颂的旧世界的叛逆者和猛士的形象，他桀骜英武、刚强不屈，压迫愈是深重，他的反抗就愈猛烈。

第5段，主要是歌颂枣树的韧战精神。在枣树的进逼下，“鬼眨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它想避开枣树锐利的锋芒，隐藏起来，而将月亮剩下抵挡，但月亮已无济于事，它“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在自然现象上，应是月落西方，但作者在这儿却有意地说它躲到东边去了，这就更形象地反映出月亮惊慌失措、狼狈不堪的情状。天空仓惶退却，月亮匆匆躲藏，这充分说明一切反动派都是色厉内荏，当他们自以为强大时，向人民群众滥施淫威，而一旦遭到革

命人民的英勇抗击，就立即暴露出它虚弱的本质。但他们为逃脱覆灭的下场，又必然要施展出种种诡计，继续进行欺骗和蒙蔽。象征着猛士的枣树，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顽强的斗志，他识破了天空变换手法的阴险策略，不为假象所迷惑，不陶醉于已得的胜利，不管天空“各式各样地眯着许多蛊惑的眼睛”，他坚持韧性的战斗，用那“一无所有的干子”“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枣树这种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和英雄气概是多么令人敬佩啊！推翻旧世界，开创新世界正需要无数这样的英雄。读到这里，我们不禁联想起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也正是这样一株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独立支持的大树。

第6段，写夜游的恶鸟为枣树的战斗助威。当天空被枣树逼得节节败退时，突然“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恶鸟的叫声，正是作者在那沉闷无声的旧社会里，期望出现的“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悚的怪鸟的真的恶声”（《集外集·“音乐”？》）。这恶声不仅划破了秋夜的沉寂，而且是为战斗者的反抗助威，是为反动统治者的灭亡报丧。

第二部分，是7—10段。这一部分用一个过渡段过渡到下文后，作者满怀崇敬的心情，称颂了为追求光明而不惜牺牲的小青虫。

第7段，是全文的过渡段。沉浸在浓烈的战斗气氛中的“我”，看到天空被枣树直刺得东躲西藏，“我”情不自禁地发出了笑声。这笑声是对枣树英勇进击的颂扬，是对枣树取得胜利的欢欣，同时也意味着对天空和月亮的轻蔑和嘲讽。这笑声虽然低沉，但它却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使四周的空气都应和着笑”。“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这一句不仅表现出“我”是满怀着欣喜的心情从室外回

到了室内，而且还起到了使文章前后连贯、转折自然的效果。旋高灯火的带子本是进屋后一件平常的举动，然而却由此自然地引出了追求光明的“小青虫”。

第8段，写小青虫勇猛地追求光明。我们认为作者笔下的小青虫也是有所象征的，他们象征着当时那些不安于反动势力的黑暗统治，为追求光明而勇敢献身的革命青年。这些青年虽然还很天真幼稚，像小青虫一样常常碰壁，但是他们却以满腔的热情，在黑暗社会里勇敢地冲杀，积极地追求，以至用生命去殉光明的事业，对此，作者是倍加赞扬的。在这一段里，作者虽然全是写实，但他对小青虫深切感情却充溢于字里行间。小青虫不仅渴望光明，而且连休息的地方也要选择在那“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叠痕，一角还画出一枝猩红色的栀子”的新灯罩上，这就更充分地表现了小青虫所象征的革命青年，对美好事物的热爱和向往。

第9段，写“我”从新灯罩上画的猩红的栀子，又联想到“猩红的栀子开花”季节的情景。那时，扫尽了深秋的寒气，“枣树要做小粉红花的梦”，同时，他也不再有只有几根一无所有的干子，而是“青葱地弯成弧形了”。看到这充满生机的茂盛景象，“我”感到欢欣鼓舞，“我”又会在夜半时刻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在这儿，作者借“我”对未来光明的神往，表达了他自己的乐观情绪。但由于作者一贯重视探索现实的道路，解决现实的问题，因此，他又把“我”的思路拉回到现实中来，重新注目于那“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可怜”的小青虫。“可爱，可怜”四个字，凝结了作者对小青虫珍爱，怜惜的感情。这段，作者从室内所见所感联想到室外的枣树，然后又回到对室内小青虫的描写，这就将文章前后两部分的内容联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说明它们都是为表现一个共同的